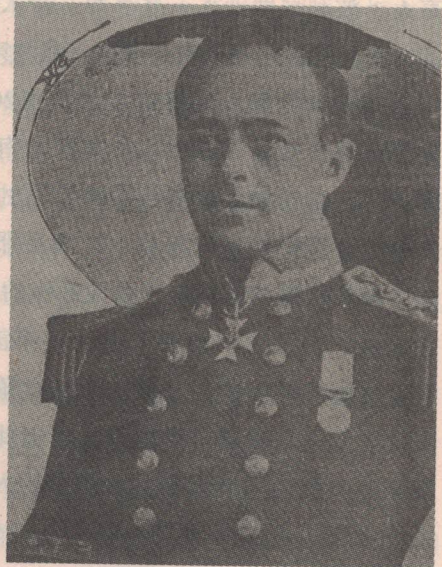


摘自：

[美] 科林·埃文斯 (Colin Evans) 《历史上的九大冤家》，2003，北京：中信出版社。



罗尔德·阿蒙森



罗伯特·F·斯科特

## 第五章

### 阿蒙森与斯科特

争端年份：1909—1912

姓名：罗尔德·阿蒙森

罗伯特·F·斯科特

强项：关注细节，身体健康

勇气非凡，善于交流

弱项：故意遮遮掩掩

非专业的计划者，易怒，技术上没有资格应对（赢得）这样一次需高度耐久力的考验

争端焦点：成为“到达南极第一人”

从远古时起，探险就是人类的一种根本冲动。腓尼基人、罗马人、维京人、波利尼西亚人，几乎每一个大型文明都加入寻找可征服之地的行列；在探险过程中没有什么——哪怕来自土地、海洋、天空或者太空——抑制得住成为第一的神奇冲动！在20世纪初，地球上可以成为“首次”发现之地的数量迅速缩水。非洲、南美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画在地图上了，这迫使那些渴望着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记录册上的探险家去征服比以往更高的纬度和海拔，以满足那种渴望。从自然法则上看，这些挑战中最为残酷的就存在于拱卫两极的冰原和暴风雪中。两极都不得安宁。在北极，美国人罗伯特·彼利和弗雷德里克·库克发动了一场激烈的、经常变得尖酸刻薄的征服北极的竞争，使得历史都困惑于谁（如果真有人赢了的话）赢得了这场战斗；与此同时，在地轴的另一端，甚至更为荒凉的南极地区继续击退着所有的入侵者。但是南极的逍遥法外不可能持续下去，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唯一的问题是：谁将第一个到达那里？

1910年10月12日晚，一艘满载着辎重的三桅捕鲸船“新地岛号”（*Terra Nova*）于前往南极的途中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靠岸。当晚，船主——42岁的英国海军军官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上校上岸收取邮件。在大量信件当中，有一封10月初发自马德拉群岛的简短电报，当时“新地岛号”还在印度洋上。电报说：敬请知悉，“前进号”（*Fram*）正向南极进发。阿蒙森。

斯科特眉峰紧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逐渐地，逐渐地，困惑让位于忧心忡忡，然后让位于冷淡的、有节制的愤怒。这位健壮的英国人已经梦想和谋划这一时刻多年了：领导一次成功的南极探险，夺取最后一个伟大的陆上探险的战利品。声名、荣耀，更不要说可观的财富，正在等待着第一位能够将国旗插上地球最南端的探险家，而野心勃勃的斯科特确信命运已经选择了他做那第一人。现在却出了个什么危险的挪威人，要从他手中攫取这奖赏！斯科特咬紧牙关。这样的灾难绝不能、也不可能发生！

极地历史上最大的竞赛拉开了帷幕。

斯科特曾经在1901—1904年的英国南极探险中长过见识。他振奋人心的探险报告《发现之旅》描述了最艰苦条件下的艰辛与勇敢，使得一个在布尔战争——一小撮农民用鲜血让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蒙羞——失败后苦苦寻找英雄的民族激动不已。这本书将一个喜欢梦想、头顶渐秃的海军军官变成了英国极地探险的风云人物。但是它也四面树敌，特别是《发现之旅》的远征队成员厄内斯特·沙克尔顿，他怨言颇多，因为他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作用全被归于微不足道，同时斯科特却独自成为注意力中心。

斯科特和沙克尔顿之间的不和说明世纪之交的极地探险已经变得多么好勇斗狠。这是一个大舞台，充斥着膨胀的自我，恶性冲突成了家常便饭。一些极地探险的重量级人物如彼利和斯科特在冰原上开拓封地，希望他人将探测权让给他们，由他们独享。这就是为什么1908年12月的一系列事件让脾气暴躁的斯科特如此不安。当时沙克尔顿违背了不使用斯科特在麦克默多海峡的基地的诺言，一直前进到距南极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才被迫回转。

报告令斯科特震惊，他决定采取行动。“我想下面最好由我们来试一试。”他对一个同事这样说。

他野心勃勃地准备组建一支兵分两路的探险队。一方面，探险队将会做大量的科学分析，但王冠上那毋庸置疑的宝石却是斯科特到达南极的公开意图。赢得公众的想像是一回事，募集资金是另一回事。各部的吝啬迫使斯科特手里捧着个讨饭碗，从公司的会议室长途跋涉到演说厅，然后再折返回来，这足以让伦敦的《泰晤士报》悲叹说：“无论是由于人员或是金钱的匮乏，如果英国探险史光辉的最新纪录在即将诞生的时刻因此受阻，将令人深深遗憾。”终于，英国政府勉强吐口准许，其余的资金也从民用企业——主要是食品公司，它们急于使自己的品牌与这样一项露面率高的探险活动联系在一起——慢慢汇入。

无异于给一道味道已经很浓的菜添油加醋，1910年2月3日，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宣布，它准备着手组织一次南极探险，开始日期是1911年12

月，目标是一年后抵达南极点。探险队的队长将由彼利担任，他1909年4月刚刚胜利到达北极。急于扩大发行量的报纸编辑们大肆宣传这场对英国南极探险霸主地位的挑战，在他们的煽动下，彼利保证说，这将是一场“全世界所见过的最激动人心、最伤脑筋的竞赛”。

然而，挑战终于来了，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一个小国，其独立存在只能以月计，而不是以世纪计。

挪威终于于1905年挣脱瑞典统治的枷锁，这标志着长达200年的争取独立斗争的结束。年轻、精力充沛、急于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的挪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不过是条小鱼，但其航海传统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维京人，罕有其匹；在特别的、往往致命的极地探险领域，它早已显示出世界级水准。其伟大的先行者是弗里特乔夫·南森，他在19世纪末以其著名的碟形船“前进”号使北极探险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艘船加固的船舷是为抵御浮冰的挤压特别设计的。南森的丰功伟绩为其赢得了国家的感激之情，他后来出任了挪威驻英国大使。

然而现在，挪威最伟大探险家的衣钵传给了一个海员，他比其他人更能继承发扬无畏航海者的北欧古老传统。

罗尔德·阿蒙森于1872年7月16日生于一个海员和船主家庭。他在20出头的时候，出于对冒险的热爱放弃了医学职业生涯，3年后作为“比利时”号的大副，跟随阿德里安·德·热拉歇的比利时南极探险队获得了平生第一次极地探险经历。刚一回到挪威，认真好学的阿蒙森就着手准备进行他的首次独立探险。

这位瘦高的探险家极地探险的不朽声誉得自1905年，当时他乘坐“佳阿号”（*Gjøa*），成为首位成功经“西北航路”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人，这一壮举使300多年来海运史上的伟大人物们相形见绌。

阿蒙森回到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渴望着将自己的名字更深深地刻在极地探险的记录册上。出于本能以及地理上的考量，他准备去征服北极地区和迄今为止仍无人宣称占领的北极点，该点就位于距他祖国最北端区区2 000英里的地方。这一令他着魔的想法挥之不去。他的打算

是乘坐南森的“前进号”在漂流中穿过北极点。然后就传来了彼利胜利抵达北极的令人万念俱灰的消息。

阿蒙森后来直言不讳地写道：“假如我想保持一名探险家的声望，我就必须想办法漂亮地赢得一场胜利。我决定发动突然袭击。”而那，对于阿蒙森这样的冰上探险者来说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对南极来一次全场紧逼。

### 秘密计划

从一开始，阿蒙森就故意遮遮掩掩，使自己的计划处于秘密状态。他说，任何消息的走漏都只会有助斯科特占得先机。报纸报道暗示，英国人的筹款工作遇到了困难，但假如关于一支竞争对手探险队的流言开始传播，一切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经过最初的闹腾，显然彼利征服南极的野心胎死腹中了。）对于英国这样的全球超级强权来说，被挪威这样低下的国际舞台新手抢了风头是不可想像的。阿蒙森确信无疑：斯科特现在费尽周折找到的所有的保险箱和皮夹子，在饱受折辱的英国人重整旗鼓为“外国佬约翰尼”送行时，将会像红海一样打开。

阿蒙森的精明，有些人会说是狡猾，但他通过精明展示出他做事一心一意的天性。在公开场合，他一直假作要去北极海盆从事科学研究，这一声明曾使得斯科特主动联系他，希望同他共享科学资源。只可惜阿蒙森的表现古里古怪，难以捉摸。信件得不到回复，电话也不回。这些似乎都未引起斯科特的怀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作为著名的英国“绅士”探险家长长行列中的一员，“君子一言”是其荣誉的试金石，他的头脑中从未闪过这样的疑问：阿蒙森此行的目的地是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他公开声明的目的地北极。这就是为什么他给阿蒙森寄了一套仪器，以便他们两人在北极和南极进行相应的测量；沉默寡言的挪威人极为尴尬地接受了这件礼物，此后也继续保持缄默。

阿蒙森另有沉默的理由。假如新成立的挪威政府——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知道他的计划是故意破坏斯科特广为人知的征服南极计划，

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撤回财政支持。此时，很少有欧洲国家，挪威当然包括在内，出于对可能遭到的报复的考虑，愿意去激怒英国人。后来，阿蒙森在为其备遭谴责的秘密计划辩解时说，有理由认为，如果他公开自己的计划，计划肯定会被扼杀在摇篮中。他悄悄地着手拼凑有史以来组织得最好的探险队，准备去南极探险。食品、衣物、装备、进度表，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检查、再检查每一样东西，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没有什么是靠运气的。

另一方面，斯科特的准备工作似乎不够充分，几乎是漫画化地再现了老派英国人对专业技巧的不屑一顾——不愿意做准备，偏爱灵感。悲哀的是，并无足够的灵感供你取用。不过，在某一点上他是确信无疑的：爱斯基摩犬将在探险队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斯科特对狗的不信任源自其《发现之旅》的日子，当时由于缺乏经验，训练很差的狗群可让他受够了罪。这一次他准备将信任付与矮种马，最好选用白色的，显然他相信这种颜色提供了对冰天雪地的某种免疫力！

阿蒙森惊得目瞪口呆。“斯科特……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南极洲冰层上西伯利亚矮种马胜于狗一筹。在熟悉爱斯基摩犬的人当中，我想我应该不是惟一个听了这话而大吃一惊的人。”即便如此，出于怀疑和对自己利益的保护，阿蒙森仍为斯科特最终会改变主意、转而依赖狗的可能性寝食难安。头脑中存有这种想法的阿蒙森向他自己的狗代理商发了一张冷冰冰的便笺：“假如你接到其他人买狗的订单，我希望你记住，我是第一个。”

他根本没必要担心。斯科特已经被马力迷住了，至少认为旅程的第一阶段要借助马力。根据他的计划，他们要由矮种马拉雪橇翻越南极大冰障到达比尔德莫尔冰川，然后在那里屠宰它们作为食物；从那以后，探险队将依赖人力拖拉雪橇。较早时斯科特曾经写道：“完全由狗来完成的旅行不能达到一队人独力面对艰苦、危险和困难时所认识到的那种完美理念的高度。”这也许的确是高尚的情操，但却是可怕的南极高原上潜在的人类杀手，那里的温度可以降到华氏零下70度，任何未经防护的血肉都会在几秒钟之内结冻。

然而，到了1910年6月15日，这一切都无所谓了，这一天，威尔士海岸人山人海，大家列队欢送“新地岛号”。它从加的夫船坞的停泊处滑入水中，满载着一个国家的希望向南方的地平线缓缓驶去，进入开阔的远海。斯科特缺席这个场面，他准备其后与这艘船会合。

几个月之后出了件低调得多的事，“前进号”于8月9日几乎不为人知地滑出挪威水域，驶往合恩角——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然后经南美洲前往南极圈。但还是很怪；在船上，一种奇怪的紧张气氛弥漫在空中。绝对有什么东西不对头……

斯科特在开普敦与“新地岛号”会合，并负责指挥横渡印度洋到澳大利亚的漫漫长途。他的计划是尽量多地访问帝国的殖民地，挥动联合王国的国旗，募集捐款，然后镇静地向南驶向南极。

但他在澳大利亚收到的那封电报改变了一切。

阿蒙森将自己的队伍隐在暗处，等待着，直到“前进号”于9月6日抵达马德拉，补充淡水和其他给养，然后将水手们集合到甲板上，透露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地。“我的目标是向南航行，派一队人登上南极大陆，尝试到达南极点。”

这个消息让人惊讶得下巴都能掉下来。但是不容任何人有暇与之争辩，阿蒙森精明地请求同伴们有点爱国精神，宣称现在这已成了同英国人竞速的问题。“万岁，”探险队的滑雪专家奥拉夫·比亚兰德大叫道，“这么说我们会第一个到达那里！”

就在“前进号”9月9日从马德拉出发之前，阿蒙森的兄弟莱昂拿到了一封不久就闹得声名狼藉的电报，电报上严格地指示将其发送日期推迟到10月，据阿蒙森计算，到那时其竞争对手将会在印度洋上某处，不在无线电通讯联系范围之内。没有受到一丝顾虑的困扰，至少在技术上是问心无愧的，阿蒙森已经准备好了目标南极的远征，仍然在检查自己的计划。

半个世界以外，“新地岛号”船上的气氛非常郁闷。好挖苦人、头脑

冷静的劳伦斯·奥茨是这支主要由海军构成的探险队中惟一的陆军士兵，他在日志中记录说，斯科特从听说阿蒙森正在向南航行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处于压力之下。

“阿蒙森的行动很可疑。”有一天斯科特嘟哝道。“在挪威，他想方设法躲着我，”他发狠道，“他要去的是南极，确定无疑。”但是他将怎样到达那里呢？“新地岛号”上的一致看法是阿蒙森将从威德尔海一侧直取南极点，而放弃大冰障一线——该路线传统上是英国人的专利。

回头看看伦敦，情绪糟糕透顶。哪个国家也不愿意在这场大卫与歌利亚之战中站在错误的一方，并因此丧失国家的威望；堂堂大英帝国竟然遭到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暴发户如此彻底的欺骗，人们紧张地地面面相觑。阿蒙森计划的曝光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斯科特长期以来的赞助人克莱门特·马克汉姆爵士怒斥阿蒙森为“无赖”，说他干下了“无耻勾当”，并且预言“无论如何，斯科特将远阿蒙森之前登陆并安顿下来——如果说阿蒙森也能做到的话”。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准确的预言。

当阿蒙森于1911年1月14日最终登上南极大陆的时候，斯科特已在麦克默多海峡的营地驻扎了9天，利用这段时间开始乏味然而必需的基础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探险设置跨越大冰障的补给站。在南极洲的夏季留给他们的3个月时间里，英国探险队推进到南纬79°30′，在那里贮存了大量食品，他们称之为“一吨补给站”。然后就是穿越暴雪和狂风前往麦克默多海峡的令人厌烦的艰苦跋涉。这时传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

远在南极大陆的另一端，阿蒙森在威德尔海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以自己的船将其命名为弗拉姆海姆——更靠近大冰障，距离只有400英里。

## 冰上对决

“新地岛号”到鲸湾探测的时候发现了阿蒙森的探险队。英国探险队



将自己的愤怒和相当多姿多彩的骂人话咽了回去后发现，令他们颇为吃惊的是，他们很容易就与挪威人打成了一片。其中一个名叫威尔弗雷德·布鲁斯的队员走得最远，他说：“就人而言……都是些招人喜欢的人，甚至连那个背信弃义的阿蒙森也一样。”

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掩饰住潜在的紧张关系，倾轧争胜之风甚炽。此事大多涉及到斯科特那个广为人知的决定：在探险过程中使用3架未经检验的机动雪橇。阿蒙森坚信斯科特对狗的看法完全错误，但对这项新奇技术则远远不敢下断语，他哼哼哈哈了一阵子，然后紧张地询问机动雪橇的情况。一句冷冰冰的回答告诉他“它们中间已经有一架落在实地上了”，这让阿蒙森认为雪橇已经翻越大冰障，抵达了比尔德莫尔冰川。

后来，聚会散了，“新地岛号”驶出了鲸湾，阿蒙森焦急地皱着眉头：他一生的梦想处于危险之中，这都怪某种可恶的奇技淫巧。然而，英国人未及明言的是，那架机动雪橇在登陆的时候出了事故，实际上是沉没在麦克默多海峡的海底！阿蒙森到了后来已经无所谓的时候才意识到，他遭到了多么彻底的欺骗。

暂时，他至少满足于一项决定性的领先优势。不仅鲸湾易于航行、有充足的新鲜肉类如企鹅和海豹，而且它整个位于一条比麦克默多海峡更靠南的纬度线上，使得他较其对手接近南极点60英里，这就节省了以直线距离计算1364英里漫长途中的120英里，也就是说接近9%。要到非常后来，这点区别的重要性才变得如此残酷地显而易见。

像斯科特一样，阿蒙森沿着预定路线部署了食品补给。与斯科特不同的是，他不止建立了一座主要营地，而是在南纬80°、81°和82°建了好几座。他在距南极点480英里范围内贮存了一吨半以上的给养。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等待了，因为1911年4月21日，南极洲的太阳终于从视线中消失，宣告漫长的极夜来临。

这段时间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难熬。他们被禁锢在易使人患幽闭恐惧症的小窝棚里，心情越来越糟，想像力却与日俱增。斯科特的焦虑一

望便知。他在听说鲸湾的紧张相遇时的过度紧张反应，对他就是一个警示。据阿普斯利·切里-加拉德说：“斯科特大吃一惊……他说：‘天哪，我们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本可以抓住阿蒙森，用船把他送回去的！’”

这是将日渐削弱斯科特探险队领导者地位的荒唐事的最初迹象。他自己过去的成就——沙克尔顿的成就则要小得多——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大冰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英帝国的前哨阵地，现在遭到一个侵略者的攻击。企图抓住阿蒙森、用船把他带离南极大陆的想法本身就非常可笑了，再将其形诸语言则近乎白痴了。

在英国探险队营地沙文主义的风言风语中，只有奥茨的日志保留了英国人惯有的区分轻重缓急的冷静。“他们说阿蒙森开始的时候行事诡秘狡诈，但我个人不认为闭上嘴巴把住口风就是狡诈……这些挪威人都非常坚韧。”

另外，挪威人的装备也非常精良。除了至关重要的狗，他们还有爱斯基摩人的皮毛衣服、特别减重的轻型雪橇，以及大量的食物和煤油。阿蒙森是个典型的计划者，他对自己的准备工作非常自信：假如1908年的沙克尔顿拥有这些补给品，“南极早就成为完结的一章了”。

然而在阿蒙森日志的其他地方，却流露出苦恼的心情。“我们的计划就一个……只有一个——到达南极点。为了那个目标，我已经决定将其余的一切抛在一边。”

8月24日，太阳首次出现，此后将高照4个月之久；即便如此，气温也一直低得危险。阿蒙森抓紧狗皮带。英国人在哪里？要是他们早已上路了怎么办？他们又耽搁了两个星期，这就使得他那已经发酸的部署凝结变质了。到了9月8日，他的耐心终于戛然而止。在华氏零下37°的低温中，他离开弗拉姆海姆向南极进发。

这是一项灾难性的事业。令他惊讶的是水银柱持续下降，一路降到华氏零下70°。阿蒙森浑身生满了冻疮，眼看着狗就在他脚边冻死，终于承认自己的决定是件事倍功半的蠢行，并且迷途知返，穿过暴风雪回到弗拉姆海姆的避难地。

他的鲁莽几乎让他的探险队全军覆没，而且完全无助于改善他暴躁易怒的情绪。“一想到英国人的存在他就寝食难安，”探险队的驭狗专家斯韦尔·哈塞尔写道，“因为我们要是不能首先到达南极点，还不如待在家里。”

终于，恶劣的天气结束了，10月20日，阿蒙森和比亚兰德、哈塞尔及另外两个人奥斯卡·威斯丁、海尔默·汉森一道启程，开始他们进入未知之地的历史性旅程。他们用了4架雪橇，分别由13只狗拉着。旅程的最初阶段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有时候甚至可以任由狗群自己拉着雪橇，人们则抓住缰绳，一路逍遥前行。除了冰上的裂隙有时带来点小麻烦外，挪威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10月24日，他们已经抵达了南纬80°的补给站。

人和狗拼命补充养分，好为前面的艰苦奋斗做好准备。尽管阿蒙森最开始的时候落后对手两个月和6 000英里，但现在已领先150英里了。

甚至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斯科特的探险队才离开麦克默多海峡。从一开始，作为先锋的机动雪橇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出了麻烦，5天以后不得不弃掉。另外，患了突发性膨胀症的矮种马令人绝望地不适合极地旅行，经常陷进深及腹部的雪中，把它们拉出来时它们的肋腹部都裹上了一层冰——这又花去好多宝贵的时间。在每一段路的末尾，早已筋疲力尽的人们还得梳刷马匹，给它们盖上毯子，然后筑起雪墙为它们挡风。驭马专家奥茨残酷地驱策这些可怜的牲口，直到它们倒地不起，然后再宰杀它们食用。斯科特从骨子里是个动物爱好者，一口马肉不吃。他神经质到了愚蠢的极点，拒绝让马匹承受超出必要限度的苦役，却忘记了让他的手下承受结果更有害。

与此相反，阿蒙森那些维护成本低廉的狗轻盈地飞奔着翻越大冰障，每天结束时就在雪地里刨个洞取暖。阿蒙森的计划中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用事。甚至在探险开始之前，他就计算好了要在哪一天把哪条多余的狗杀掉，以为它的同伴提供新鲜的肉食。

这一切都意味着，当阿蒙森有规律、不费力气地做到每天前进20英

里的时候，斯科特甚至在效果好的一天里也难得走上一半的距离。

11月7日，阿蒙森从他南纬82°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出发，带够了100天的给养，这足以让他们支持到1912年2月6日。像往常一样，他为确保万无一失，让每个人带上比对手多出10倍的食物和燃料；在其后的4天里，他的探险队拖着一吨重的给养翻过阿克塞尔·海伯格冰川令人生畏的冰岭，一直到了南极高原，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成就。5个人把这个障碍甩在身后，向最后的目标发起了冲击。哪怕迷人眼目的持续大雾也阻挡不了他们的前进脚步：队中有4个训练有素的领航员，阿蒙森根本不怕迷失方向。

与此同时，斯科特以一种糖浆流动的速度缓缓爬行着。与挪威人不同的是，他只有一个经过训练的领航员，就是他自己，再说他的技艺也生疏了。繁冗的计算和频繁的错误导致了长时间的耽搁。在比尔德莫尔冰川脚下，奥茨按原定计划杀掉了最后几匹矮种马。从今往后，他们就靠人力一路拉着雪橇——有的雪橇重达700磅——走到南极点再折返回来，往返路程达1 000英里。

简直是精神不正常。

在10 000英尺高的南极高原上，他们历经磨难的肺挣扎着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取足够的氧气，身体机能和精神上的分辨力都迟钝了。人们爬过布满孔洞、大得足以吞掉一座摩天大楼的冰隙，拖着雪橇越过连绵起伏的山脊，没有意识到由于斯科特对从事这样非人的体力劳动所需卡路里数量的灾难性的错误计算，他们正一步步地走向饥饿致死的深渊。

斯科特的探险队营养不良、精神沮丧，没有勇气同常常将他们围困在帐篷里达数天之久的狂风暴雪搏斗；与此同时，乘着雪橇、驾着狗的阿蒙森则拒绝向恶劣天气让步，毫不留情地强行前进。他击败斯科特的决心无比强烈。每一天挪威人都要向前推进一点点。

## 英国人士气低落

当疑虑开始侵蚀英国人士气的时候，奥茨最为恐惧。“假如这是一场

赛跑，阿蒙森有很大的机会到达终点，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投身于这种竞技比赛，而且他身后有一大帮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他，可我们太年轻了。”

他的队友亨利·鲍尔斯也有同样的担心。“我得说，阿蒙森靠120条狗抢先我们一步的机会好像不错。”不过他在后来的一篇日记中流露出一种受挫感，纳闷“那些投机取巧、偷偷摸摸的无赖”进展得怎么样了。

回答是，进展得非常顺利。12月8日，艳阳高照，阿蒙森打破了沙克尔顿最南到达南纬88°23'的纪录，距离南极点只有不到100英里了。狗群饥疲交加，队员们浑身疼痛，脸上生满冻疮，然而探险队仍然在奋力推进。他们每向南极走近一步，都会加剧阿蒙森的不祥预感：斯科特可能已经战胜他们了。一种集体性恐慌开始刺激众人的神经。比亚兰德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恐惧。“我们会不会看到英国人的国旗？上帝可怜我们。我不相信。”

第二天，1911年12月15日下午3点钟，雪橇里程计告诉阿蒙森，他已经到达了地球的最南端。“停下”的喊声使探险队停了下来。裹着鹿皮的胡子拉碴的队长四下张望，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没有英国国旗，没有英国探险队，没有任何人类居留的迹象，只有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冰天雪地。

他的胜利已毋庸置疑。

阿蒙森自豪地将挪威的三色旗插在地理南极点上。甚至在这个他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情势也容不得他自鸣得意。实用主义到了骨子里的他知道，这胜利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赢得了这场速度竞技，而是意味着他首先抓住了新闻的大字标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弗拉姆海姆。

12月18日，阿蒙森离开南极点，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电报中彻底战胜斯科特。他警告汉森说：“以我对英国人的了解，他们一旦开始就不会放弃……（斯科特）将在一两天之内到达。”

这一次阿蒙森可说错了。实际上，斯科特落后了360英里，还在爬比尔德莫尔冰川呢。

巧得很，元旦这一天两支探险队实际上相距不到100英里，只不过斯

科特刚刚摆脱了比尔德莫尔冰川，而阿蒙森正从南极高原下到下面的冰障上，沿着相反的方向走上坦途。两个探险队在态度上的差别可能没有得到注意。在阿蒙森看来，“情况好极了”，反之，斯科特则为他的探险队低落的士气担忧。他们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他们现在形容憔悴，生满冻疮，因墨镜有缺欠被雪晃得半盲，还不得不防备让他们的牙龈萎缩成软块的坏血症。

1912年1月3日这一天，英国8人探险队最后一次分割开，斯科特也犯下了他最大的错误。令人吃惊的是，他宣布，与大家的预期相反，他打算带4个而不是3个人跟他一起去南极点。这看来是一时兴起，也许是出于恐慌，因为整个远征的准备和计算工作，特别是食物和煤油的储备，考虑的都是最后仅有4个人参加南极冲击的情况。斯科特的突然变卦使得早已消耗殆尽、到了危及生命水平的物资供应更趋紧张，令人难以忍受。在即将返回基地的3个落选者的注视下，斯科特跋涉进冰冷的荒原。在最后阶段跟随他的有奥茨、鲍尔斯、强壮的水手埃德加·埃文斯，以及探险队惟一的执业医生爱德华·威尔逊博士。

而他们距最后的目的地尚有150英里。

一天又一天，斯科特和他拖泥带水的小分队艰难前行着。5个人意气极度消沉，都怀疑自己输掉了这场比赛，只有国家的荣誉激励着他们向前走。1月15日，斯科特在他的日志中写下了罕见的乐观主义词句：“想到两次长征将使我们抵达南极点真是太棒了。”只不过后来的话却与他目前的梦魇相冲突：“……而惟一糟糕的可能性是挪威人的旗帜先于我们的旗帜在那里飘扬。”

第二天，斯科特所担心的一切得到了证实：一具废弃的雪橇托架，一面黑色的旗子，以及许多狗的脚步。他早已脆弱不堪的精神终于崩溃了。“这说明了一切。挪威人已经先我们一步，首先抵达了南极点。这太令人失望了，我对我忠诚的伙伴们感到非常抱歉。”

1月17日，半死不活的英国探险队按时抵达了南极点。一面挪威国旗绑在勉强凑数的旗杆上挑战似地飘扬着，嘲弄他们最后的步伐。斯科特毫无胜利的喜悦，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在当天的日志中写道：“上帝

啊！这真是个可怕的地方！”

鲍尔斯尽力从失败中找回些许安慰。“我很高兴我们凭着优异的英国式人力拖运完成了任务。”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奥茨此刻已经因为斯科特的无能开始瞧不起他了，他向阿蒙森致意，表示赞赏。“我得说，那个人的脑袋长得是地方。他们留下的用具状态良好，有了狗群，他们的旅行似乎非常舒服，与我们糟糕的人力雪橇很不一样。”

最让他们蒙羞的是，他们找到了阿蒙森搭的一顶帐篷。帐篷里有一些废弃的设备、一封致挪威国王哈康的信、一张致斯科特的随函所附便条。便条上写道：

亲爱的斯科特船长：

鉴于您有可能在我们之后第一个抵达这一地区，我请求您将此信转交给哈康七世国王。如果帐篷内所余物品适合您使用，请不要客气。衷心祝愿您返程顺利。

罗尔德·阿蒙森

谨上

斯科特和手下僵立着，沮丧到了极点。他们转身望着来路，情绪比周遭的气温还要低。前面还有700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地带。更糟糕的是，现在已进入这个季节的末尾，南极短暂的夏天正在迅速结束。

前面还有几百英里，阿蒙森的探险队轻快地阔步前行。1月26日，他和他的小分队滑雪进入弗拉姆海姆，心态就好像一群度假者刚刚在雪道上玩了一下午，尽兴而归；实际上，他后来描述这次远征时，好像它只略强于“一次体育特技表演”。4天后，他们将幸存的39条狗装上“前进号”，然后启航驶往澳大利亚。

那次旅行的每一英里对挪威人来说都是焦虑重重；甚至现在，斯科特都有可能赶超他，宣布拥有所有荣誉。一个多月以后的3月7日，当“前进号”终于开进塔斯马尼亚的霍巴特时，阿蒙森的头一句话就是打听

“新地岛号”的消息。听说什么消息都没有，他才静静地长吁了一口气。

他成功了！

阿蒙森的成功突然充斥了全球的各大报纸。好多天来，伦敦一直有流言在噉噉喳喳地传播，说斯科特赢得了这场伟大的竞赛；现在该面对现实了。酸葡萄成了当天的看家菜，特别是《泰晤士报》大发牢骚，说阿蒙森南下的突然决定及其保密工作“感觉上与公平精神和迄今为止南极探险上的公开竞争不是特别和谐”。

当新闻界将阿蒙森的小心谨慎当成耻辱加以嘲笑，认为那不足与斯科特采用的“外行先生”方法相提并论的时候，“作弊”和“专业主义”（请悄悄地念出这个词）的指责比比皆是。在英国人中只有沙克尔顿不吝赞美之词，他很高兴他的老对手遭到如此彻底的失败。沙克尔顿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惹得斯科特的妻子凯瑟琳情绪激愤：“我愿意为消灭那个人助一臂之力！”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在除英国以外的全世界，罗尔德·阿蒙森成了一个超级探险明星，准备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于是，就在挪威胜利者走上大赚特赚的演讲之路并开始写书记叙自己伟大的探险之旅的时候，世界等待着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的消息……

等待的时间先是以天计，然后是以星期计，后来则变成了以月计；然而电报始终不祥地保持着沉默。4月份，当冬天寒冷的影子再一次逼近，一切乐观的估计都随着夏日苍白的太阳一道褪色了。

到了10月末，一支搜索小分队才得以从麦克默多海峽启程，翻越白皑皑眩人眼目的大冰障。他们准备长途跋涉到南极高原，救援任务简单得令人心碎。11月12日，他们发现了一顶白雪覆盖的孤零零的帐篷。帐篷里面是斯科特、威尔逊和鲍尔斯挤作一团的冻僵的尸体。他们死在了距离“一吨补给站”和本来能救他们一命的给养仅仅11英里的地方。

斯科特痛苦不堪的归程当然要在伟大的探险史诗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们只能猜测那种痛苦的深广程度，因为原始纪录都由斯科特自己保存；我们应当记住，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日志最终是要拿去



发表的。他知道如何精心打造一个神话，以确保他的同胞得以骄傲地高高挺起胸膛，而且他极度渴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英勇领导者的角色，只可惜被一些超出他掌握的因素给毁掉了。幸运或者不幸乃是常见的主题，每一次挫折都躺在命运的门口。阿蒙森在后来的写作中驳斥了这样的借口。“胜利是为一切状况良好的人准备的——人们称之为幸运。失败当然是为疏于及时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人准备的——这就叫做不走运。”

无论多么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斯科特的日志在记述5个人与暴风雪、高山和冰隙奋力搏斗、走向灭亡时，毕竟为非人条件下人类精神的力量提供了一个动人的明证。首先死去的是熊一般健壮的埃文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科特如此看重的大块头在这种条件下却更致命；埃文斯比身材矮小的同伴需要更多的燃料才能继续前进。当其他人拖着雪橇翻过极度凶险的比尔德莫尔冰川时，埃文斯一言不发，烦恼、郁悒地拖曳着脚步走在他们身后。末日终于在2月16日来临，他失足滑倒，失去知觉，再也没有醒过来。

下一个月，4个幸存者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暴风雪中盲目地跌跌撞撞，翻越大冰障。决定探险队命运的一刻也许是在3月17日来临的。这一天，奥茨旧伤复发，剧痛难忍，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意识到他在阻碍同伴获得生还的机会，便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对其他人喃喃道：“我出去一下，可能得一会儿才能回来。”然后蹒跚着走出帐篷，进入刺眼的雪野，再也没有出现。斯科特写道：“这是一个勇敢的人和英国绅士的行为。”

斯科特最后的日志是3月29日记下的：“我们将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当然了，我们越来越虚弱，最后一刻也不会太远了。真是遗憾，但是我想我不能再写下去了。R·斯科特。”还有一句以颤抖的手写就的悲伤的临终遗言：“看在上帝的份上，眷顾我们。”

通讯的缓慢意味着3个月过后，斯科特遇难的消息才传到他的祖国。这场灾难给了英国人已经裸露在外的神经以沉重一击。国家的自豪感已经于1912年4月遭到“不沉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悲剧的打击。现在又出了这事。然而忧伤是短命的。凭着英国人惯有的那种化失败为荣耀

的古怪思路，遭遇灭顶之灾的探险队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行为的一个隐喻。泪眼婆娑的读者们忽视了糟糕的准备工作、对人类生命近乎犯罪的漠视、十足的愚蠢，一味认可斯科特非凡的勇气、过人的毅力，认可他的同伴身上的这些品质，特别是英勇的奥茨，其无私的勇敢精神被认为代表了英国探险中最好的一面。假如探险队能够生还，历史很有可能根本不会记住他们。假如他们永远没有被找到，那么他们死亡的悲惨情形（得到了他们的队长如此机敏的记录）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实际上，斯科特的探险日志的出版，不仅确保了他自己和他的探险队永垂不朽，而且帮助了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国家重振旗鼓。

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事件最大的输家是阿蒙森本人。斯科特的悲剧不仅使他的伟大成就——同现代探险史上的任何成就一样伟大——失去了光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坚忍淡泊的挪威人定位为反面角色，但这有失公允。尽管他英勇地尽力挽回颓势，但他自己的书《南极》（*The South Pole*）却无力矫正遭到歪曲的历史的不平衡。缺少了斯科特的文学天赋，这本书就像他新近征服的南极大陆一样冰冷、没有生气。

阿蒙森一直没有完全从这个悲剧中恢复过来。在他的余生中<sup>①</sup>，他一直无法摆脱内疚之痛：要是他在南极点给他的对手留下更多的给养就好了；要是他做事不这么诡秘、不这么争强好胜就好了；要是……要是……

到头来，他是被言辞而不是困难毁掉的。尽管取得胜利的是阿蒙森，但斯科特凭着他那支天才的笔攫取了荣誉。<sup>②</sup>这是一个有益的暗示：与古老的格言所说的相反，历史并不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① 1928年6月，阿蒙森离开挪威，乘飞机前去营救朋友、探险家翁贝托·诺毕尔，后者在进行第二次北极飞行时飞艇坠毁。阿蒙森的飞机失踪，但诺毕尔后来遇救。几个月后，漂浮的飞机残骸被发现，证实了阿蒙森遇难的悲剧故事。

②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的命名说明了世人对他们的成就的共同承认。